

张宗燧先生在北京师大

喀兴林

(北京师范大学物理系 100875)

张宗燧先生于1952年至1957年在北京师范大学工作，在物理系任理论物理教研室主任。

张先生刚来北京师大时，正赶上国内教育界两件大事：一件是国家号召大学教学全面向苏联学习，执行苏联的教学大纲和课程，另一件是国内高等院校的全面的院系调整。师大和辅仁大学合并，成为新的北京师大。这时即将开学的三年级和四年级需要开设统计物理和量子力学这两门理论物理课，但当时国内的物理教育属英美模式，以前没有开过这样的课，师大、辅仁两系也都没有人能开，张先生的到来，正好解决了这个大难题。

系里派我给张先生当助教，上辅导课。可那时我刚毕业一年，这两门课都没有学过。张先生就耐心地指导我从头学起，指定参考书，督促我学习，帮助我边学边干，使我较好地完成了任务。事后张先生还指导我进一步学习量子力学和量子场论，准备以后接替他讲量子力学课，这使我对日后量子力学的教学作了非常充分的准备，也对量子力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1954年，教育部为了更好地向苏联学习，提高全国师范系统的理论物理的教学水平，决定在北京师大举办“理论物理进修班”，请苏联专家来讲课，抽调全国各重点师范院校青年骨干教师参加学习。年初我们刚得到消息时，为了准备专业翻译，系里立即组织一批青年教师脱产突击学习俄文。这是一个很苦的差事，除了上课学语法外，还要每天背会几十上百个俄文单

词，天天如此。张先生知道后也参加进来，不顾劳累和年轻人一起连续奋战一个多月。我们都以为，张先生年纪大了，不过是随便学学，不会太认真的。可我们都想错了，学习结束后，正当年轻人翻着字典试着看俄文书时，张先生发表在《物理学报》上的文章已经配上了俄文摘要。

暑期开学后学员陆续到齐。他们大都是全国各重点师范院校的青年骨干教师，共36人，其中也有少数其他类型院校的青年教师参加。

苏联专家科瓦廖夫到来后，立即开班。不料刚讲过两三次课，专家就得了重病，回国治疗去了。把进修班撂在那里。而另派一位专家来，要等很长时间。

本来准备专家讲主要课程，张先生讲一些配合的课。现在，为了不使学员们白耗时间。张先生就自告奋勇临时承担起进修班全部的教学任务。虽然他无法介绍苏联的教学，但他胸中有无数的理论物理知识，完全可以提高学员们的理论水平。

张先生非常爱才，看到学员们水平都不错，又渴望学习，于是尽可能给学员多上一些课，度过这一段时间。在这半年时间里，张先生给他们讲了很多课：有数学分析基础、群论、数学物理方程、电动力学、相对论等很多内容。

第二任苏联专家苏什金到来后立即开始上课，他先写出讲义，由笔译的同志译出，印成讲义，上课时由口译的同志翻译。由于有了

翻译环节，上课耗时大大增多。内容主要是苏联师范学院给三四年级学生所讲的理论物理课的内容。

与此同时，张先生依然给学员们讲一些课，如量子电动力学、统计物理专题等，作为选修课。值得一提的是，量子动力学的教材是一本苏联刚刚出版的俄文书。

张先生很喜爱进修班的学员，常和他们接触，回答他们的问题，给他们介绍参考书，引导他们读文献。还亲自指导五六位学员写论文，进行科学研究工作。他们的论文有三篇后来分别在《物理学报》和《北京师范大学学报》上发表。

1957年夏天，理论物理进修班圆满结束，苏联专家回国，张先生也离开北京师大，到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工作去了。

进修班结业后，学员们分别回到了自己的单位，下学期开学就纷纷担任起理论物理课的教学工作。在以后的日子里，陆续成为各校理论物理课程的骨干教师。他们通过辛勤的备课和深入的钻研，不但教学效果良好，科研成果也很丰硕。二三十年后，他们都已成为我国师范系统的教学和科研的核心成员。其中比较突出的有：乔登江院士全程参与了两弹的会战；丁厚昌是二机部585所所长；朱鸿鹗是上海师范大学校长。

张宗燧先生在北京师范大学工作了5年，时间不算很长。但是对于师大物理系大批青年教师的成长，对于全国师范系统各院校的师资水平的提高，起了非常关键的作用。